



中国散文档案·她世界

孔雀蓝

周晓枫散文

中国散文档案 · 她世界

周晓枫散文

孔雀蓝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孔雀蓝：周晓枫散文 / 周晓枫著；—厦门：鹭江出版社，
2006.12

(中国散文档案·她世界)

ISBN 978-7-80671-532-1

I. 孔… II. 周…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7861 号

孔雀蓝

周晓枫 著

出 版 人：杨迅文

主 编：桂苓 刘琅

项目主持：江金辉

责任编辑：黄新英

装帧设计：海云书装

出 版：鹭江出版社

地 址：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 编：361004

电 话：0592-5046666 0591-87539330 010-62376499

印 刷：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开 本：635×965 1/32

印 张：9

版 次：2009 年 12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671-532-1/I·71

定 价：22.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目 录

1	后 窗
9	圣诞节的零点
23	马戏与杂技
35	黑童话
49	即兴的秋天
61	落日故人情
69	写给匹诺曹
76	翅 膀
85	它 们
95	斑 纹
108	鸟 群
136	海平线
151	幼儿园
169	种 粒
178	某年春

目 录

- | | |
|-----|--------------|
| 190 | 你的身体是个仙境 |
| 205 | 雨 后 |
| 214 | 焰 火 |
| 222 | 锯木场 |
| 231 | 邮 差 |
| 254 | 穿过我青春所有说谎的日子 |

后窗

没有人能够抵抗来自背后的袭击。你不知道什么在靠近，带来突然的改变。

世界可以从一个窗口涌现。所罗门王囚禁的魔鬼不断膨胀他的体积，我相信在此之前，他能缩身进入一只瓶子千年，如同我不怀疑神的一滴泪里，能盛尽天下悲苦。小时候好奇，我忍不住回头，观察那个小而神秘的洞穴。黑暗里的金黄瞳孔——作为一名电影观众，你必须习惯它在后方凝视。

放映机转动，转动，金属热而微腥的气息……胶片上的速跑小人，跨过重重栅栏，每秒穿越24格。小窗里射出一道光线，我转头，光在行进过程中变得浩大汹涌，里面滚动着烟尘——这束光最后落在屏幕上，形成女主角额头上井盖大小的一块耀斑。

梦境和电影，给出某种与现实对抗的解释——两者之间还有区别。梦境脆弱，受不了微乎其微的打扰；而电影能够重复放映，弥补我们先天不足的记忆，它比生活本身更经得起考验。河流一再从源头出发。一头豹子，以完全精确的步伐和速度，再次扑杀它的猎物。放映一百遍，旗帜表面涟漪一样变幻莫测的摆动，精准无误地重现。

老演员看到银幕上的自己保持着儿童的样貌。电影，可以把过去

时态持续保持为正在进行时——神秘拨转的指针。我喜欢电影的倒叙手段，它是一种复活的力量。蝴蝶可以重温蛹的不幸，采摘的果实再次衔接在枝头，亡灵返回教堂，敲响令人迷惑的钟。

电影中一人分饰两角的处理，特别迷惑我。比如一对孪生姐妹的故事。起初我并不知道当善良的妹妹对姐姐说话时，其实她真挚眼神的对面是虚无，她看不见剪辑后才呈现的阴险姐姐，或者，她尚未发现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人为什么会在对折之后变成迥异的心肠，像童话中，凶险的王后站在魔镜前，看到的却是白雪公主。

电影的魔法，翻开字幕……

我还记得自己遇到的第一次求婚。C用指头捏着战利品，要送给我。蚂蚱挣扎着蹬踏……它中毒般，慢慢吐出嘴角的绿汁。我不喜欢这个礼物。蚂蚱坚硬的头部像是火车头，尤其两个探照灯的眼睛——像那种短短的火车，连同它硬节的身体、灰绿的漆色。我讨厌它的门齿，腿侧的细刺。C随手一扔，蚂蚱的体侧升起两团雾，飞走了。我继续用狗尾草编兔子，长耳朵、短身子，毛茸茸的绿兔子挂在那么细的草秆上，像签子上的烤肉。C在旁边说了一句话，我没听清楚。他的声音很低，低过告密者的耳语。我抬头看他。停了一下，他重复了他的话：“你嫁给我吧。”

C的皮肤上有一种油，是包住熟食的草黄纸渐渐淌出的那种油质。这种油质不应出现在一个孩子脸上，不知道是不是早熟，使C提前领略了青春期的光彩。当他说出，我心跳平缓。C是我日日相见的同桌，而我的爱情一定要伴随好奇心的。我没有立即否决他的提议，出于另外的考虑。

我势利地心算自己的婚嫁。C要求一件二十年以后才能兑现的事，它会被太多变数修改。但现在答应他，我马上就能享用好处。C家住四层，正对广场，坐在他家的后窗边，直接可以看到周末放映的露天

电影，不受蚊子、寒冷与挡在前面的人影干扰。如同剧场里的包厢。

狗尾草的茎很细，又柔软，易于弯成指环，戴进无名指。这枚草戒指的绿色，很像蚂蚱吐出的口水。我八岁，身中电影的毒，黑暗中跳舞的光线足以让我出卖未来。从C这里学习的爱情连同背叛，都是假的，不过电影中的剧情而已。似是而非的小新郎在笑，露出四环素牙。

坦克，飞机，雄纠纠前进着的军队，钢盔下看不清的眼睛，高筒鞭上皮革的光亮……那么沉的暴力附着在一面幔布上，这不是奇迹吗？五天以后，我坐在C家里，肘部支在窗台上，看一部战争片。硕大的光柱之下，观众相互挨近的脑袋，仿佛屋顶乌蒙蒙的瓦片。

那些演员，多么勇敢，不介意他们的毛孔千百倍地放大。棍子样粗的睫毛，坑穴一样深的鼻孔……被描述得似乎可怕的场景，影片中却自然而美好。镜头只呈现女演员两片鲜艳欲滴的嘴唇，她甚至更加诱惑，不会令人产生血盆大口的吞噬感。这是因为，一切都被均匀地放大，维护了物与物之间的均衡。一滴泪水，冲垮了小人国的稻壳舞台——小人国和大人国，因其人物与道具之间在比例上的巨大反差，才让我们震动。电影中的世界，似曾相识，又带有美妙的陌生感。

电影呈现给我视觉的极限——不可预料的幻境和天籁，还有最具暴力色彩的场面和灾难，我也是从电影中领略的。即使和千百名观众一起承受恐惧，我也不能减弱心理压力。而那些电影英雄不断历险，刚从巨蟒或杀人狂魔旁边逃生，下一个镜头，他们已经在篝火边炊饮、热吻或熟睡——即便危险再次躡足靠近。现实生活中的惊惧，只需一次，我就会被终生恐吓，反刍在伤害里。电影让我有幸和英雄一起，参孙般复苏力量和勇气。

作为一个巨大的胃，电影完成两个小时之内的消化。主人公注定在两个小时以内悲欢生死，春天注定在两个小时之内落尽繁花。漫长爱情不需要相应的折磨和考验，一百二十分钟，他们在短暂里囊括了

永远。宫殿变成七千二百秒以后的废墟。有时候几部电影都是同一演员出任主角，那么你可以看到其中的魔法与摧残，时间的腐蚀剂如何作用。等不及逝如闪电的光阴，电影让你注视着一个人瞬间老去，他的酒糟鼻、或泡或陷的眼，他绝望之后的宁静。二个小时的消化。我感觉自己正通过黑暗，通过微热而蠕动的肠道……二个小时以后，我将作为废物，被排泄到电影以外的世界。

尽管看碟更便捷，自由选择的余地大，可我比较排斥，因为它破坏了电影的仪式感。我喜欢银幕无数倍于自己，让我保持在艺术面前应有的低矮。费里尼曾指出，电视进入家中使传播失却了它的“宗教性”，而仪式“只有在剧院或电影院中才可能发生。换句话说，‘集合地点’变成了一间教堂”。

已经有很多年了，每周四，只要我在北京，一定会去中国电影资料馆。一个上瘾的人。一个被电影绑架而向梦想提出勒索的人。我感到持续作用在自己身上的咒符。资料馆的座椅落差比较大，我习惯坐在后排——向上看，顶棚虚玄的光晕，向下看有若身置危崖。我熟悉这里的工作人员，门外的票贩子。偶尔一个叫李顺民的孤寡老人会从几十里地以外赶来，他七十五岁，左眼盲，每月领取国家的最低保障，残疾人证使他坐公交车不用花钱，但他的收入不足以维护他对电影的热情，所以李顺民在门口等待好心人给他一张免费的富裕票……他因此遭到票贩子的厌恶和驱遣。电影资料馆里来的多是常客，在这儿，观众有可能成为熟人。我知道那个学者必然坐在中间隔道靠右的位置，知道那个年轻编导每次等的女士都不同，知道倒数第二排的一对夫妻热衷窃窃私语。别的影院，那些在开演前的光亮里短暂停留过的脸，将被黑暗和遗忘吞没；而此处，黑暗里似乎有秘而不宣的亲人。

资料馆还有一个好处，放的都是原声片，打字幕。虽然少女时期迷恋过童自荣、刘广宁、邱岳峰的配音，但今天我不能容忍异域的脸

说本土的话。我宁愿看字幕，无论法文还是土耳其语。追随字幕会有难度，但穿越两个语言世界，我感觉自己像一个正在被翻译的词，或者正在演变的月桂树根上，一个略带困惑的仙女。

陌生人集聚，做同一件事，而这件“做”的事，是以“不做”为表现形式的。他们朝向统一，专心致志。聚众很少不导致盲从或暴力，而电影观众，在黑暗里追随光的降临，安静的脸被镀亮。

我的朋友无法容忍电影院的气息。漆黑一团，众人交换从肺里的空气——做爱是两个人交换体液，他说电影院里有一种集体交媾的气息。他说的对，思想碰撞，情感交欢，所谓激情，是对规则和卫生的破坏。

有一次他陪我看电影，坐在我右侧。前方观众背影起伏，我能感觉他有热度的身体。想起他对影院的敌意，他的存在对我构成某种压迫。我们的呼吸几乎按照同样节奏进行——呼出的气息在眼前升腾，像瓶口释放了所罗门囚禁的不羁魔鬼。这使我对电影的注意力不断分解。我控制着姿态，背部稍稍前倾，两臂叠加在腿上。他在余光里虚掉了。在电影忽强忽弱的光线里，我有一张心不在焉的脸。那是一部西班牙影片，《热舞探戈》——他们的探戈跳得多么好：蜷曲、弹动有韵律的腿，甩动头颅，小腿绕过去，摩擦对方小腿后面的肌肤……他们配合非凡，带有兴奋感，像一对当众交尾的昆虫。

朋友大概像戒掉公共澡堂一样戒掉了电影院，我则巩固了独自观影的习惯。大约2001年的一个中午，我在影院看《押解的故事》，真正有了一次独自观影的经验。整场电影，惟有我一个观众。前后左右，空荡荡的。环境非常怪异，幽暗中少了那些背影的烘托，我感到了些许的心慌和不适。此前我以为自己一直向往这种孤独。

当嫉妒的继母追问：“谁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镜子里呈现的是白雪公主，而非观镜者本人。当一面镜子映现出的是另外的现实，包

含着判断与选择，不再简单地进行反射，那么它就脱离了普通的镜子，而成为魔镜。电影对现实作出的映现，使之成为魔法之镜。我希望它离生活更近，还是更远？我愿意它因忠诚而普通，还是因说谎而非凡？

童年我曾经被推到一位著名影星身边。我的高度大约到她胸部，仰起脸，她和银幕上一样光彩照人，有种难以比喻的美。头发是波浪形的，她穿一件乔其纱衬衫，领子的样式新颖别致。但我紧张，似乎对某种东西的亵渎而产生隐隐不安。这时候，我闻到了香气，来自她的身体，更令我恍惚。与电影上的她最大的不同，在于这股香气——她，竟然散发出肉体的气息。我不知道来自化妆品还是体香，但同样令我厌恶。电影里有形体、声音甚至有近似的体积，唯独，没有味道。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证明，她与现实的勾结。在此之前，我倾向于把电影当作与现实完全分离的东西，或者，把它当作对庸碌生活的解救。

即将放映，光线熄灭，释放一团黑雾……这是乌贼的诡计，作为梦想的电影开始逃亡，现实生活的贪婪大嘴紧随其后。在观众头顶，在放映机与银幕之间，绷直一道道彩色光束，当它们被拨动，我不再使用中学作文的烂俗修辞说梦想的琴弦，但它们从来都是。

囚禁在黑暗里，一个斑斓无比的世界在前面的窗口展开——这就是电影。因为被阻挡在这个世界之外无法纵身进入，对于囚犯来说，它包含着比它本身更多的美好。

但电影是否也降低了我对生活的好奇？电影里我看过太多的名胜美景，看过太多阴谋机巧，仿佛经过预演，以至面对真实场景倒以为平淡。我应该乐观地把这种情绪理解为从容吗，还是说艺术的虚拟效果让我变得挑剔？被间接之物诱引和带离，电影让我预习生活，或者说使我的生活从第一发生的位置后撤——每个电影迷是不是都存在这样的危险，使自己的生活成为被翻译过的生活。

……我梦到自己和一群游客来到德国的中国城。他们拿着小型摄

像机，欣喜不已。面前是百余个巨大的格子，檀香木色，并有饰有复杂的雕花工艺。每间格子里，都有唐装女子在表演管弦丝竹。她们背后衬着景泰蓝屏风，像孔雀打开的尾羽，华美，工丽，美到超过肉眼观察能力的细节。我梦到身着细绸旗袍的女子，鱼贯而过。迷人的团扇，撩人的腰肢。这是专门为旅游团准备的节目。

我梦到自己离开团队，独自等候一个名角演唱。据说这个名角极少出场，出场也是率兴而为，没有预告，可遇不可求。刚才还华艳的环境转眼变了乡村，土路尽头是一个简陋的港湾，游客们陆续登船。晚霞辽阔的红，烘托着汗渍般泛黄的旧帆，他们离去。

我梦到温度的降低，天要黑了，光线明显不够，没有人打灯光，我不知是否还有一场缥缈无期的演出。“你怎么还没走呢？”一个老者问，他有六十多岁的样子，看起来像个农户，但我直觉他就是那个让我执着等待的角儿。他没给我任何承诺就推门进入一个院落——听说，他的化装秘不外传，谢绝旁观。

我梦见许多京剧脸谱在眼前晃动。背后的面孔不能被分辨，我不知道那些浓墨重彩的脸之中，有没有我期待的那个人。我梦见脸上一阵痒，抬手触摸，指头上蹭下一层厚重的油彩。

罗兰·巴特谈到：“在电影里，不论有关平面的修辞学怎样，能指自身从本质上讲总是平滑的；这是一种不间断的画面连续动作；胶片——名称起得好，它就是一张无开裂的皮……”

而我们的露天电影时代，断片经常发生。对儿童来说，几乎是恐怖的经历。胶片烧着，女主角完美的五官突然浸到滚油里，边缘焦糊，中间鼓起可怕的大泡——魔鬼降临，它火焰般的皮肤上，两只骷髅的眼睛深陷，张开无牙的嘴……转眼之间，它的脸又翻卷着消失。那个阶段，我的噩梦仿佛全部是在重现一场放映事故，那些鬼脸，与烧灼的胶片一模一样。

十五岁的一个夜晚，我被开水烫伤。从昏厥中醒来，我感到强烈的灼痛，把手放到脸上摸一下……我惊恐地发现一片很大面积的皮肤，贴在自己的指端。瞬间蔓延的疼痛，让我觉得被火包围。幸福生活的胶片，从一个特定镜头那里被烧毁。

当放映中出现断片现象，处理方法是把胶片的药膜面刮掉，露出片基，刮出毛茬以后，用特制胶水粘合。很多年我试图忘记那场青春期的灾难，我拼命刮擦记忆，重新衔接我的过去。我不喜欢照镜子，这样就不被提示，仿佛自己并未被毁容，保持着“无开裂的状态”。如同必须刮出片基与毛茬一样，为了维护所谓的完整，你必须遭受磨砺，直至暴露疼痛的深层。

偶尔我会想起，做过的那个梦，梦里的中国城和脸上蹭下的油彩——就像回忆别人导演的短片。电影能够制造和我们的生活不对称的华丽与奇迹；而生活与电影重合的，总是那些低微、沉痛、不被缅怀的部分。

我不由自主地伸出两手的拇指和食指，一个手背向内，一个手心向内，对成一个取景框。我轻微错动四根手指的位置，造成宽银幕的比例。

谁的告别，拉下丝绒帷幕？谁的道具箱打开，收拾浮华而廉价的珠翠？谁的妆容，被泪水和寂静冲洗？谁的身体，从台词中蝉蜕？谁的咒语，被另一个人被当作摇篮曲催眠？谁的你，在承担孤儿一样的命运？在观众散场的洪流中，谁又允许谁，带上古怪的动物，躲进诺亚方舟？把摄影机当作上帝的左眼，看一看这个需要意义才能支撑的世界。

……电影开始了，两个小时。拧紧体内的弦，钟一样开始走动，感到自己在旋转中轻微晕眩。许诺自己，这是天堂。

圣诞节的零点

白的雪，红色的靴帽，黄皮肤的孩子在歌唱。结满金光灿灿的人工果实，圣诞树带来普遍的欢乐——MERRY CHRISTMAS，让我们赞美异族的神。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们班有个同学的父母是驻外武官。他不仅享受充分自由，拥有造型奇巧的糖果和文具，更以知晓遥远国度的事情而被我们艳羡。这个志得意满的小男孩热衷在课间举办智力测验或知识竞猜，以使优越感日日彰显。我清楚记得这道问题：“圣诞节是哪天？”全班几十个孩子，没有一个知道——学习委员哗啦哗啦地晃着铅笔盒，假装熟谙于心不屑回答。

二十年过后，甚至幼儿园的孩子都懂得利用商场促销的机会向父母要求一个圣诞礼物。平安夜，人们表现出意外的消费热情，餐馆、酒吧、舞厅到处晃动着在字母关怀下长大的新新人类。圣诞贺卡在邮政系统与网络世界里飞来飞去，传递给熟悉或陌生的手：你好呀你好，我爱呀我爱，快乐呀快乐。正如混沌学的描述，一只蝴蝶在北京上空扇动翅膀，将掀起下个月纽约的一场风暴；生活于公元一世纪的巴勒斯坦境内的拿撒勒人耶稣，让我们聆听到他两千年以前敲响的钟声。

仰起头，就看到童年蔚为惊叹的北展剧场的顶棚，我曾经多么迷

惑于它庄严、华丽的装饰美学：中间巨大的罗马钟盘般的灯饰，散发出的柔和光晕将我笼罩，错觉自己仿若置身黄昏的教堂——尤其今天这个日子，圣诞节。多少只手在悠扬的管风琴中集体翻开《圣经》，幽暗的烛火旁又有多少双孤苦的眼睛——隔山隔海，幸福与悲苦的人们向同一个神祷告。

这种幻境似的想象很容易打破，当我平视前方。光怪陆离的舞台灯闪烁，鼓点有力地敲击着，我知道，零点乐队的演唱会就要开始了。

我从感情上排斥重金属风格，情绪上夸张到变形的宣泄并不合乎我的口味。喜欢和内心有关的音乐，特别是带有神秘感的。

若干年前的一次停电，我抱着用电池支撑的录音机整夜不停地听 ENIGMA。来自布加勒斯特孤傲的音乐家 Michael cretu 令我震颤。磁带每转几圈，机器就像旧伤复发似的发出滋滋噪音。再也没有经历过那样一个夜晚，我是春天和音乐的俘虏，面颊湿润，不知道自己的泪水是因为被伤害还是被安慰。耗尽能量的几节电池零散地掉在地上，月色中反着光，像被黑暗一一拭亮的子弹。此后的几个月，这盘磁带几乎占尽我所有的独处时间。对 ENIGMA 过分迷恋，我常常担心带子上的氧化铁粉会过早脱落，带走那些旷野上的声音。

除了 ENIGMA 等少数几个乐队或歌手，我很难长时间热爱谁的音乐。尤其是中国当今歌坛，它的主要组成部分与艺术无关。你一说话就得付钱的地方是电话亭，他一开口就要收钱的地方是演唱会——两者都以读秒的方式。下潜到他们歌声的最深处，不会超过喉咙。相比之下，零点乐队的表现还算说得过去，我倾心于他们早年歌曲里的力量以及力量中的柔情。听听零点乐队的歌儿，可以破除保守的前辈们对摇滚的不良偏见。蕴藏在独特的动人旋律里，你还可以从他们的歌词中听到很多道德的劝诱。

想起摇滚乐最初到达中国大地的年代，我一位年长的朋友对这种

另类的声音极度反感，他表态说：“这简直是魔鬼发出的声音。”

魔鬼始终是最可怕的角色。他在窗外恐吓胆小的孩子，引诱纯洁的新娘，把寒光闪闪的刀递到谋杀犯的手中。他是噩梦的供货商，邪念的哺育人，恶劣品德的爱好者和推广家。他把渴饮的嘴唇贴近鲜血，把指甲弯曲的手伸向跳动的年轻心脏。我们猜不出魔鬼隐身的地点，也看不穿他装扮后的面貌——他可能放弃他的怪兽坐骑、古怪的饮食，放弃丑陋的犄角和灰暗的皮肤，唯一保留下魔鬼身材，然后以旷世美女的绝色向我们微笑。

看看魔鬼教会了我们什么：卑鄙、野蛮、贪婪、淫荡、冷漠、嫉妒、吝啬、自私……再看看他为世间准备的礼物：疾病、贫穷、战争、饥饿、灾祸、偷窃、凶杀、谎言……所有不端都由与魔鬼有或多或少的纠葛，是他，让我们原本如婴儿一般无辜无瑕的身体上隐现污点。我们把自己不想也不敢负责的缺憾和错误统统推卸给魔鬼，他欠着所有人的债。

我想不明白万能上帝为什么不消灭魔鬼而放任他出入我们的生活。是上帝不够爱我们，还是他觉得魔鬼没有足够坏，坏到他可以使用杀戮这本来隶属魔鬼的手段——抑或，他与魔鬼之间进行过某种秘密的交易，使上帝不得不暗徇私情？

摇滚乐的出现和牛仔裤、比基尼一样，代表一种反叛。融合了“节奏与布鲁斯”、“乡村与西部”这两种当初都不在流行乐主流之内的曲风，摇滚乐受到青少年听众的欢迎。1955年，B·哈利的一曲《围着钟摇吧》被着重描绘成人与青少年代沟的电影《一堆混乱的黑板》收录，从此，摇滚乐就成为年轻一代与上辈人隔阂的象征。孩子很快会长大，人们也不会对一事物保持永久的震惊，摇滚乐花费了不算太长的时间取得流行乐的重要位置。

1999年葛莱美颁奖典礼上，珍妮佛·洛佩兹一袭“门户洞开挑

战重力”的绿色礼服，其大胆暴露突破了常规。回想比基尼当初的冲击力，以及今天它作为最基本的泳装样式被普遍接纳，我们察觉不出其中的叛逆成分何时消失得这么干净。当一个原本尖锐的处于边缘的物质被包围，直至成为拥护的中心，它必然失去用以对抗的锐角。

文艺台一遍遍应广大听众要求播放着零点乐队的《别误会》、《爱太难》、《爱不爱我》……他们摇滚得多么温顺，多么抒情，多么的被我们认同。

那么，谁还依然代表谁站在生活前线进行着尖锐的反抗，或者谁还在貌似的服从中暗藏埋伏？

不知是否存在一本与《圣经》对立的《魔鬼之书》在世间秘密流传，对上帝的做派进行嘲弄和诋毁？不驯服的魔鬼负隅顽抗，从来不曾在上帝的感召放下武器——黑暗的大地上，他飘扬的斗篷像一面战旗。

一个基督徒在野外遇到了饥饿的狮子，他慌记跪下祈祷：“上帝，求你救救我吧！”他发现狮子也跪下来，和他一起赞美上帝：“啊上帝，感谢你的拯救，及时为我送来食物！”那么这究竟是谁的上帝，谁的魔鬼？什么样的牺牲作为必须，什么样的残酷又可以被宽恕？

落魄诗人乐于提及他的贵族血统来弥补现在所不具备的荣誉，而魔鬼肆意妄为令我们遗忘他的出身，这似乎也是魔鬼自己刻意要回避掉的——他的故乡在天堂。这个堕落的天使，不禁让人对天堂的纯洁性产生怀疑。作为一个异端分子，魔鬼失去荣誉享有自由——难道天堂是个礼法森严的社会，比邪恶更严重的罪名是忤逆才造成对魔鬼的声讨？

魔鬼曾狂妄地企图篡夺上帝之位。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也许魔鬼只是上帝个人的对手，而今却被指认为全民的公敌——上帝是很会发动群众运动的领导。

我希望零点不是那种靠一首歌脱颖而出、此后全仰仗它的利息过